

曾一民著

唐代廣州之內陸交通

國彰出版社印行

曾一民著

唐代廣州之內陸交通



敬贈
春節
未年

國彰出版社 印行

中華民國七十六年四月出 版

唐代廣州之內陸交通

基本定價：參元伍角整

著 者 曾 一

發 行 人 林 平
出 版 者 國 彰 出 版

版 權 所 有

總 經 銘 大 電 地 地 電 地 地
學 圖 書 供 應 社 社 南 南

址：台 中 市 民 意 街 七 五 號
話：(〇四)二五一六九一〇

址：台 中 市 逢 甲 路 六 〇 號
話：(〇四)二五一六九一〇

郵政劃撥：〇〇一二三一二三一〇號

印 刷 者 金 玉 堂 印 書 局

地 址：台 中 市 西 屯 區 甘 州 四 街

二 號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〇一二一六號

電 話：(〇四)三一六一五五〇

自序

本文初稿，成於民國七十三年秋，蒙業師宋旭軒教授的推薦，發表於華學季刊第五卷第四期（七十三年十二月）。那時只是一篇小論文而已，約四萬字左右。一年後，多看了好幾本其他的參考書，再研讀此文，覺得可以把它擴充，重新組織撰交通路線的小書，以廣州交通為起點，而以兩京——長安和洛陽為終點的縱橫交通路線的小書，並附的古道交通路線。驛館及名勝古蹟等為旁證，嘗試探索昔日由廣州至京、洛間的古道交通路線。蓋是海上交通方面，賈之設，為拓展海上貿易，故海陸交通必須暢達，方可奏功。海上交通方面，賈耽已這樣可與廣州通海」，時賢多已論述。今試就唐代廣州之內陸交通方面探求，這樣可與廣州通海夷道滙合，貫通成為一條國際陸海交通大動脈。為了達成此一研究計劃，於是乃重新收集有關資料，排比整理，從頭開始鑽研，採分章分節論撰，並修正了原文某些疏略的地方，也補充了五幅插圖，和增列一部份參考書，全書約十一萬餘字，其中增補的資料也有七萬餘字之多。故略述數言，以紀其始末。由於史料範疇遼闊，個人學識有限，錯漏的地方，恐在所難免，尚祈大方指正，是為序。

唐代廣州之內陸交通

目 錄

自 序

第一章 前 言 ······

第二章 趠州大庾嶺路 ······

第一節 趠州大庾嶺的形勢 ······

第二節 由廣州取虔州大庾嶺路至京洛各地的交通 ······

(一) 宋之間由長安經大庾嶺入粵之路線 ······

(二) 鑑真及許渾由廣州經大庾嶺返揚州及京口之行程 ······

(三) 李翹由洛陽經大庾嶺至廣州之行程 ······

第三章 郴州騎田嶺路 ······

第一節 郴州騎田嶺路的形勢

七九

第二節 由廣州取郴州騎田嶺路至京洛各地的交通

八一

(一)張說由廣州經騎田嶺回京之行程

八一

(二)王仲舒由長安經騎田嶺入粵北連州之行程

九二

(三)韓愈由長安經騎田嶺往陽山及潮州之行程

九六

(四)劉禹錫由洛陽經騎田嶺入粵北連州之行程

第四章 桂州越城嶺路

一〇一

第一節 桂州越城嶺路的形勢

一五

第二節 由廣州取桂州越城嶺至京洛各地的交通

一九

(一)張九齡由騎田嶺及越城嶺往返廣京洛間之行程

二〇

(二)柳宗元經桂州越城嶺往柳州之行程

三〇

(三)龐勛、黃巢經越城嶺北上爲亂中原之路線

三三

第五章 循潮路和容州路

一四一

第一節 循潮路和容州路的形勢

一四一

第二節 由廣州經循潮路容州路至京洛各地之交通

一四三

(一)李德裕貶潮州經循潮路往崖州之行程

一四三

(二)高駢經容州路征安南之行軍路線

一五〇

第六章 結論	一六三
附圖：（一）明廣州城圖	六六
（二）唐代廣州經虔州大庾嶺至京洛交通圖	六七
（三）唐代廣州經郴州騎田嶺至京洛交通圖	一〇八
（四）唐代廣州經桂州越城嶺（或靈渠）至京洛交通圖	一三八
（五）唐代廣州內陸交通圖	一六六
（六）附嚴耕望藍田武關驛道圖	一六七
附主要參考書目	一七一

第一章 前言

廣州，古稱番禺，或稱南海。因地處近海的關係，自漢以來，已成爲我國南方海陸都會。漢書地理志第八云：「處近海，多犀、象、毒冒、珠璣、銀、銅、果、布之湊。中國往商賈者多取富焉。番禺，其一都會也。」又梁書卷三十三王僧孺傳：「海舶每歲數至，外國賈人以通貿易。」由於廣州有先天優越的歷史地理環境的關係，故海陸交通四達，至唐代已發展成爲對外通商之國際貿易港。蓋是時廣州已有市舶使之設，爲拓展海上貿易，故海陸交通必須暢通始可奏功。時阿拉伯及南洋各地商賈絡繹不絕的來此貿易。玄宗天寶中，鑑真經廣州返揚州時，記述當時廣州的海上貿易情況云：「（珠）江中有婆羅門、波斯、崑崙等舶，不知其數；並載香藥、珍寶，積載如山。」^①有關這條海上交通航路，時賢多已論及，或譽之謂：「海上絲綢之路」，此即新唐書地理志嶺南道引載賈耽「廣州通海夷道」也。^②今僅就唐代廣州內陸至兩京——長安、洛陽間各地交通方面論之。冀求探索出一條昔日以廣州爲起點，而以兩京——長安和洛陽爲終點的古道交通路線。這樣可與「廣州通海夷道」會合，貫通成爲一條國際陸海交通大動脈。這條國際陸海交通路線，尤其當西北陸道交通受阻的時候，更顯得極爲重要。

今據宋之間、張說、李翹、鑑真、許渾、沈佺期、杜審言、王仲舒、韓愈、張九齡、柳宗元、劉禹錫、李德裕、楊炎等人由兩京至嶺南的行程；高駢收復安南之行軍道，以及黃巢、龐勛爲亂廣州一帶的路線論之。希望從他們實際走過這條古道交通路線，以及所過之驛館與名勝古蹟等，來探索唐代廣州內陸至兩京的古道交通的重要性。並進而了解廣州在當代所扮演的角色。

按唐代廣州內陸至兩京的交通，主要幹線有五：一、虔州大庾嶺路；二、郴州騎田嶺路；三、桂州越城嶺路；四、循潮路；五、容州路。茲論之如下。

第一章 注 釋

①見唐大和上東征傳（大藏經史傳部）。

②有關「廣州通海夷道」，下列諸書均有詳細的論述。法人伯希和交廣兩道考（馮承鈞譯台灣商務印書館）、費卿崑崙及南海古代航行考（馮承鈞譯台灣商務印書館）、日人桑原鷺藏中國與阿拉伯海上交通史（馮承鈞譯台灣商務印書館）、張星烺中西交通史料彙編（台灣世界書局）、馮承鈞中國南洋交通史（台灣商務印書館）、方豪中西交通史（華岡出版有限公司）、武伯倫唐代廣州至波斯灣的海上交通（文物一九七二年六期）。

第二章 虞州大庾嶺路

第一節 虞州大庾嶺的形勢

大庾嶺是一條橫亘於廣東南雄縣北，和江西大庾縣西南間的山脈。圖經云：「延袤二百里。」^① 爲五嶺之一。古稱「臺嶺」，或「塞上嶺」，又稱「東嶠」，又或稱「梅嶺」。所謂五嶺，按輿地志云：「一曰臺嶺，亦名塞上，今名大庾。二曰騎田，三曰都龐，四曰萌諸，五曰越嶺（越城嶺）。」^② 它所以稱大庾嶺，因漢武帝時，有監軍姓庾，築城於此，以伐南越之故。通典州郡十二虞州大庾縣云：「有大庾嶺，一名塞上嶺，卽五嶺之一。漢時呂嘉反，漢軍伐之。監軍姓庾，城於此，故謂之大庾嶺。」它又稱東嶠，因是嶺當五嶺之東故。水經注卷三八漆水云：「水出南康縣涼熱山連溪，山卽大庾嶺也，五嶺之最東，故曰東嶠山。」又因漢高祖時，以將軍梅鋗統兵駐此，故又稱梅嶺。萬曆郭棐梅嶺曲江祠記則持此說。^③ 王象之輿地紀勝卷三九南雄州景物下大庾嶺條，則認爲：「以其多梅，故曰梅嶺。」又引白氏六帖云：「大庾嶺上梅，南枝落，北枝開。」嶺上有秦時故橫浦關，見在此。^④ 自秦漢以來爲南北往來廣州與中原諸州之主要交通孔道。寰宇記卷一〇八虞州大庾縣：「大庾嶺

，一名臺嶺，在州西南二百五十里，縣西南二十里。吳錄：南野縣有大庾山，九嶺嶠，以通廣州。」明、桑悅重修嶺路記云：「庾嶺，兩廣往來襟喉，諸夷朝貢亦於焉。取道商賈如雲，貨物如雨。」^⑤是故「虔州大庾嶺路」，不僅爲諸夷由廣州北上朝貢及南北商賈往來的交通孔道，而且也是歷代兵家必爭之地。秦始皇討伐南越，趙佗據廣州稱王，以及漢武帝討南越王相呂嘉反，均據此地之故。方輿紀要卷八三江西重險云：

其重險則有大庾嶺。大庾嶺在南安府（唐爲虔州地，今爲江西大庾縣。）西南二十五里，廣東南雄府北六十五里。磅礴高聳，爲五嶺之一。水經注云：連溪山卽大庾嶺也。秦始皇三十年，以謫徙五十萬戍五嶺。大庾嶺其第一塞上嶺。又秦紀：秦使屠睢將兵十萬守南越之嶺，謂此矣。廣記：大庾嶺在五嶺最東，亦名東嶺。圖經云：挺袤二百里，上有橫浦關。秦末趙佗欲據越，移檄告橫浦諸關曰：盜兵且至，急絕道聚兵自守者也。及漢武帝，呂嘉反，函封漢節至塞上，使楊僕討之。出豫章，下橫浦，蓋踰嶺而南也。

唐僖宗乾符五年（八七八），黃巢自浙、閩入粵，陷廣州，時高駢建議，用張潾以兵五千屯郴州（湖南郴縣），自將萬人由大庾嶺南下擊賊於廣州，也是循此路。新唐書卷二二四下高駢傳云：

黃巢南陷廣州。駢建議（張）潾以兵五千屯郴，扼賊西路，留後王重任以兵八千竝海進援循潮。自將萬人由大庾嶺擊賊廣州。且請起荆南王鋒兵三萬壁桂、永，以邕管兵五千壁端州，則賊無遺類。

唐以前大庾嶺只是一條崎嶇蜿蜒的山道。由於山勢險要，峭壁林立，旅客往來艱辛不便，逮及玄宗開

元四年（七一六），左拾遺張九齡有感舊路久失修，致路廢，商旅往來均感不便；況時廣州已爲海外諸國通商口岸，長安至廣州之交通必須暢達，海外市舶貿易始可奏功，乃奏議開大庾嶺新道。曲江集卷十二開大庾嶺路序云：

初嶺東廢路，人苦峻極，行逕寅緣，數里重林之表，飛梁礪截，千丈層崖之半，顛躋用惕，漸絕其元。故以載則曾不容軌，以運則負之以背。而海外諸國，日以通商，齒革羽毛之殷，魚鹽蜃蛤之利，上足以備府庫之用，下足以贍江、淮之求。……不有聖政，其何以臻茲乎；開元四載^⑥，冬十有一月，俾使臣左拾遺內供奉張九齡，飲冰載懷，執藝是度。緣磴道，披灌叢，相其山谷之宜，革其坂險之故。……於是乎，鏽耳貫胸之類，珠琛絕晝之人，有宿有息，如京如坻，寧與夫越裳白雉之時，尉佗翠鳥之獻。語重九譯，數上千雙，若斯而已哉！凡趨徒役者，聚而議曰：慮始者功百，而變常樂者利十，而易業一偶，何幸一者盡就。況啓而未通，通而未有斯事之盛，皆我國家玄澤，寢遠絕垠，胥泊古所不載，寧可默而無述也。盍刊石立紀，貽來裔，是以追之琢之，樹之不朽。

大抵唐玄宗開元以前，由於大庾嶺舊路日久失修，致路廢。但自張九齡於開元四年（七一六）奏開大庾嶺新路之後，不僅促進南北交通與貿易，而且也增進了南北文化之交流。明、丘濬開大庾嶺路碑陰記云：「茲路既開，然後五嶺以南，人才出矣，則貨通矣。中朝之聲教日被矣，遐陬之風俗日變矣。」公之功於是爲大。^⑦由於大庾嶺形勢險要，控粵、贛之咽喉，因此，它不但是南北往來之交通孔道，而且，也是歷代的軍事要塞。

至於虔州，唐屬江南道，治贛縣，領南康，大庾等縣，今屬江西省。由於它的地理位置，適位於江西西南角與廣東東北境之交，中有大庾嶺相隔，故虔州可以說為古今由廣州沿北江往韶州（今曲江縣），湏昌（今南雄縣）踰大庾嶺北上中原各州交通的咽喉，也是公私貨物網運的所聚。吳錄云：「南埜縣有大庾山，九嶺嶠，以通廣州。」又輿地紀勝卷三二贛州風俗形勢韓絳奏云：「嶺當嶺表咽喉之衝，廣南網運公私貨物所聚。」若由廣州踰大庾嶺入江西虔州後，可在此易舟，逆贛水而上。清一統志贛州府形勢宋汴奏議云：「郡當二廣之衝，由南來者，必自此易舟而北。」原來虔州治所贛縣，為章、貢二水之所會，是為贛水，縣因二水而得名。元和志卷二八虔州贛縣云：「貢水西南自南康來，章水東南自雩都縣來，二水至州北而為一，通謂之贛水，因為縣名。」其西出者為章水，東出者為貢水。寰宇記卷一〇八虔州：「貢水源出雩都縣新樂山，從東南流入縣界，逕州西北流八十里至縣郭東北二十里與章水合流。」同書章水云：「源出大庾縣界聶都山，從南康縣東北流，合西扶良熱等水，流三十里入縣郭與貢水合焉。」是故由廣州取「虔州大庾嶺路」，至江西虔州治贛縣，逆贛水乘舟而上，過吉州（江西吉安縣），洪州（江西南昌縣），北上經江州（江西九江縣），入湖北襄陽，可抵長安，若東行可往江淮，又轉西北行，沿汴渠，可抵洛陽各地。茲據宋之間、鑑真，許渾及李翹等人往返京廣與江淮間之行程，論之如下。

第二節 由廣州取虔州大庾嶺路至京洛各地的交通

(一) 宋之間由長安經大庾嶺入粵之路線

唐中宗神龍元年（七〇五），宋之間因「坐交張易之罪」，貶謫嶺南瀘州（廣東羅定縣），就是循此道入粵。舊唐書卷一九〇中宋之間傳：

之間弱冠知名，尤善五言詩，當時無能出其右者。……易之兄弟雅愛其才，之間亦傾附焉。……及易之等敗，左遷瀘州參軍。未幾逃還。匿於洛陽人張仲之家。仲之與附馬都尉王同皎等謀殺武三思。之間令兄子發其事以自贖。及同皎等獲罪。起之間爲鴻臚主簿，由是深爲義士所譏。……睿宗卽位，以之間嘗附張易之、武三思，配徙欽州。先天中，賜死於徙所。之間再被竄謫，經途江嶺，所有篇詠傳布遠近。友人武平一爲之纂集，成十卷，傳於代。

按舊唐書宋之間傳，他二次被貶，謫所均爲嶺南。一在中宗神龍元年（七〇五）二月，^⑧謫所爲瀘州（廣東羅定縣）；二在睿宗景雲元年（七一〇）六月^⑨。謫所爲欽州（廣東欽縣）。當之間貶嶺南時，途經「江嶺」，多有詠詩以紀之。今據宋之間集及全唐詩一函十冊，論述他貶謫嶺南瀘州（廣東羅定縣）之行程如次。

首程，由長安出發，經陝西藍田縣，取「商鄧路」，即經商州（河南商縣），鄧州（河南鄧縣），至襄州（湖北襄陽縣）。

當之間由長安出發，經陝西藍田縣時，有別之望後獨宿藍田山莊一首。詩云：

鵠鵠有舊曲，調苦不成歌。自嘆兄弟少，常嗟離別多。爾尋北京路，予臥南山阿。泉晚更幽咽，雲秋尚嵯峨，藥欄聽蟬噪，書幌見禽過。愁至願甘寢，其如鄉夢何！

按「之望」，之間弟。之間有留別之望弟一首。詩云：「同氣有三人，分飛在此晨，西馳巴嶺徼。東去洛（一作汝）陽濱，強飲離前酒，終傷別後神。誰憐散花萼，獨赴日南春。」舊唐書之間傳有兩弟。「世人以之間父（令文）爲三絕，之間以文詞知名，弟之悌有勇力，之遜善書，議者云各得父之一絕。之悌，開元中自右羽林將軍出爲益州長史，劍南節度兼採訪使。尋遷太原尹。」元和姓纂卷八：「之望改名之遜荊州刺使，之悌太原尹，益州長史，河南、劍南節度。」又太平廣記卷二六三引朝野僉載云：「洛陽丞宋之悉，附張易之，出爲兗州司倉，亡歸，羅織王同皎，授光祿丞。之間鴻臚丞。後長流嶺南。」按「遜」，「悉」古通。之遜（之悉）卽之望。依此言之，張易之敗，之間及兩弟均受牽同時被貶。一貶兗州司倉。指之望。元和志卷十兗州龔丘縣：「故汝陽城在縣東北五十四里。其城側土田沃壤，故魯號汝陽之田，謂此地也。」詩云：「東去汝陽濱」卽此。今屬山東寧陽縣境。一作「洛陽濱」誤。蓋之望被貶前爲洛陽丞：故有此誤。舊唐書之間傳之望歷官未載，朝野僉載作「洛陽丞宋之悉，附張易之，出爲兗州司倉」是。一貶嶺南瀘州，指之間，詩云：「獨赴日南春。」日南，唐屬愛州九真郡，今越南南境。而之間謫所本爲瀘州，唐屬嶺南道，隸廣州都督府。今廣東羅定縣，位於日南之東，故日南非之間謫所。春，在此指方位東也。如春風，謂東風，太子府春宮，卽東宮。又文選張衡東京賦：「飛雲龍於春路」，善注：「春路，東方道也。」

至於貶西鄙者，之悌也。詩云：「西馳巴嶺徼」，巴嶺，益州巴蜀之地。元和姓纂：之悌，太原尹，益州長史。舊唐書之間傳，謂之悌歷官：「開元中自右羽林將軍出爲益州長史，劍南節度兼採訪使。尋遷太原尹。」其歷官次序與元和姓纂相異，至於時間，恐亦誤。按張易之，昌宗兄弟失敗，

之間等被貶，時在中宗神龍元年二月。又新唐書之間傳，謂之悌「嘗坐事流朱鳶（越南南部境）」。
之孫（之望）「爲連州（廣東連縣）參軍。」事出朝野僉載：「唐洛陽丞宋之孫，太常主簿之間弟，
羅織殺附馬王同皎。初之孫詔附張易之兄弟，出爲兗州司倉，遂亡而歸王同皎，匿之於小房，同皎慷慨
之士也，忿逆韋（后）與武三司（思）亂國，與一、二所見十【知己論】之，每至切齒。之孫於廉
下竊聽之。遣姪曇上書告之，以希韋之旨。武三思等大怒，奏誅同皎之黨。兄弟並授五品官，之孫爲
光祿丞，之間爲鴻臚丞，曇爲尚衣。」舊唐書之間傳云：「尋轉越州長史。睿宗卽位，以之間嘗附張
易之，武三思，配徙欽州。先天中，賜死徙所。」大抵睿宗登位，韋、武已被誅，惡之間兄弟爲人，
初彼旣附張易之，後又附韋、武，乃再貶嶺南欽州。（按通鑑之間再被貶嶺南，時在景雲元年六月戊
申：「越州長史宋之間……坐詔附韋、武，皆流嶺表。」）

上述之間留別之望舍弟及別之望後獨宿藍田山莊二詩，雖沒有說明時間，但從詩句中的含意，暗
示因張易之敗，被貶謫，致兄弟骨肉離散。如「鵠鵠有舊曲，調苦不成歌。」鵠鵠，喻兄弟有急難。
出詩小雅常隸：「脊令在原，兄弟急難。」又如：「同氣有三人，分飛在此晨。西馳巴嶺徼，東去汶
陽濱。……獨赴日南春。」等句。喻兄弟三人，一謫東方，一謫西鄙，一貶嶺南。故詩又云：「強飲
別離酒，終傷別後神。」由是觀之，上述二詩，確爲神龍元年（七〇五）正月張易之敗，兄弟同被貶
謫，在長安飲過離別酒後，途經陝西藍田山莊有感之作。

「藍田」，縣名。元和志屬關內道京兆府。「東北至府八十里。」有藍田關及藍田山。同書藍田
縣云：「藍田山，一名玉山，一名覆車山，在縣東南二十八里。」又「藍田關，在縣南九十里，卽古

嶢關。」通典州郡三京兆府：「藍田，秦舊縣，出美玉。……故名之藍田。有關「秦嶢關也。」皮日休藍田關銘：「山形關勢，迴抱于天。」^⑩今屬陝西藍田縣。藍田山莊，疑在藍田山下。

由京兆府藍田縣，藍田關，經商州（陝西商縣），出武關，至鄧州（河南鄧縣），可抵襄州（湖北襄陽縣），此爲古今由長安南下之大道。柳宗元館驛使壁記云：「自灊而南至于藍田。（原注：灊水出藍田谷，西北入於渭，藍田京兆府縣。）其驛六，其蔽曰商州，其關曰武關。」按商州（上洛郡）屬山南道，治上洛縣，今河南商縣。元和志京兆府：「東南至商州二百六十里。」（通典作三百里，寰宇記作二百六十里。）武關，同書逸文商洛縣：「在縣東九十里。」今爲商洛鎮。又有商山，亦曰商洛山，或曰商阪，或曰楚山。方輿紀要卷五四商州：「州扼秦楚之交，據山川之險，道南陽而東方動，入藍田而關右危，武關巨防，一舉足而輕重分焉。」又「商洛山，州東南九十里。皇甫謐云：南山曰商山，又名地肺山，亦稱楚山……亦謂之商阪。蘇秦曰：韓西有宜陽、商阪之塞。司馬貞曰：商阪在商洛間，適秦楚之險塞也。」

鄧州（南陽郡），屬山南道，治穰縣（河南鄧縣）。元和志鄧州：「西北至上都九百五十里，南至襄州一百八十里。」又「湍水去縣七里。」地位險阻，爲兩京之大門。全唐文卷三一六李華臨湍縣令廳壁記：「鄧爲天下局闊，兩都南蔽，秦漢以來，多封將相咽戚。」又史記貨殖傳：「南陽西通武關。」是故唐時「商鄧路」爲長安通湖北襄陽之孔道，朝野臣民往來南北之間必經此。開元十四年（七二六）張九齡奉命祭南嶽及南海取此道，有奉使自藍田玉山南行及商洛山行懷古等作。德宗貞元中（七八五—八〇五）王仲舒貶嶺南連州（廣東連縣），亦由「藍田入商洛，涉淅湍，臨漢水」而南下。